

“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千年前,李世民以及他所缔造的贞观盛世至今仍为世人所敬仰、追忆和回味,化作中华民族古老深厚的文化记忆,传承至今。为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5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策划了“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希望以文物和展览语言诠释时代风貌,为观众奉献一席内涵丰富、古今汇集的文化盛宴。

展览主题策划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史中一个强盛富足、开放包容的黄金时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诸多围绕唐代主题的物质展精彩纷呈,一系列选题好、立意高、展品强的精品展珠玉在前。因此,想要推陈出新,将相似主题做出全新阐释,策展人需要用专业知识和观众视角捕捉新的切入点。本次展览跳出单纯书写盛世历史的思维,将重点放在盛唐前期的“创业史”——贞观时期,以主人公李世民的一生为视角,小切口讲述他如何仅用几十年就将北朝末期、隋朝遗留的百废待兴的局面,转变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万民向往的国度,为后来鼎盛的大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展览也在向观众展示贞观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展览的表达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感,激发观众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展览脉络梳理

李世民是唐朝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也是贞观之治的缔造者。对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唐太宗形象。如何以展览语言诠释一个立体的李世民,以文物展品还原一个真实的贞观时代,以有限空间重现一个辉煌盛世,让观众能在展览中将自己心中的李世民形象拼凑完整,是策展团队贯穿策划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

历史上的李世民尽管一生短暂,但完成了多重身份的呈现:秦王、大唐天子、天可汗……呼应了策展团队心中展现多面人物形象的预期。为了解决人物类展览中展品与人物关联性弱的通病,策展团队以李世民的四个身份为经,以贞观时期的时代风貌为纬,将人物放在初唐的历史背景中解读。在叙事逻辑上,采用时间线和专题交叉的方式铺陈,视野从宏观到微观。

序厅交代了关陇贵族兴起的时代背景,描述了李世民成长的家庭环境。展览主体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沙场战神少秦王”,展示了少年秦王的沙场征战;第二部分“千古一帝唐太宗”,讲述了太宗治下的初唐气象;第三部分“万民之王天可汗”,表现了太宗实现的天下归心;第四部分“凡夫一面李世民”,聚焦于普通人李世民的喜怒哀乐。尾厅以李世民百年后的盛唐收束,揭示贞观之治对大唐后世昌盛的影响。

展览文物展示

文物是展览主角,处于舞台之中央。每一件文物都彰显着历史创造之美、生活之美、生存之智,其背后都有一段朴素而鲜活的人文故事。展览如何夯实文物研究阐释,更好发挥文物实证历史、传承文化、传播文明、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是策展团队悉心考究的。

文物遴选与组合 文物展览不是符合同主题文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以展品为立足点,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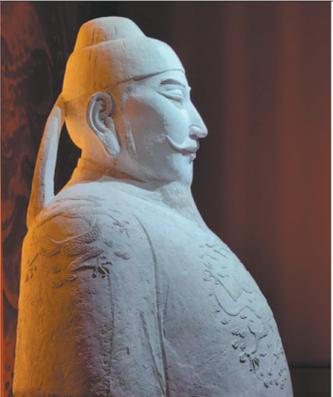
■讲好红色故事

儿童展是根据儿童教育心理特征,确定展览主题、制作和征集藏品,并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加以表现,以反映自然、社会生活某些事实、现象和规律的形象体系。近年来,《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充分凸显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功能角色上的重要性,也为博物馆儿童展策划指明了方向。国内博物馆诸如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等纷纷利用自身文物资源策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儿童展。从目前举办的儿童展来看,大多以古代文物、恐龙化石标本等为展览主题,鲜少涉及革命文物主题。

革命文物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如何把革命文物中的红色资源禀赋创造性转化为儿童教育的优质资源,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实践的课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研学教育基地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一直致力于将革命文物资源与青少年儿童教育相结合。经过数年的酝酿与策划,近期推出首个革命文物主题儿童展“雷霆(bìng)轟(bèng)——地雷的神奇故事”。本文从“文物信息重构”“多维空间并置”“展览教育延伸”三个方面,分享总结此次儿童展的理念和做法。

「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策展手记

冯雷



唐太宗半身像 昭陵博物馆藏

展品的有机排列、组合,从而挖掘更深刻的历史表达,让孤立的文物之间产生链接,阐释其背后的故事。

“团组展示”拓宽历史广度。在说明初唐女子装束特征及变化部分,策展团队选取了四件不同发式和衣着样式的初唐女俑,其前、后各陈列一件陪都和盛唐前期的女俑,从而延伸历史轴线、拉长时间跨度,让观众更清晰地看到陶俑风格的转变。在表达宫廷乐舞部分,一套五件骑马乐俑一字排开,让观众从器物组合中一窥初唐宫廷乐舞面貌,体味太宗兴乐之制。

“明星展品”把握展览亮度。展品的遴选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展览的独创性和创新性,“明星展品”的加盟,是吸引观众走进展厅的一大因素。策展团队与相关文博单位积极商讨,借展了一些文物精品。如宁夏固原博物馆的鎏金银壶,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石刻胡旋舞墓门,法门寺博物馆的四瓣花瓷琉璃碗和五瓣葵口大内凹底秘色瓷盘,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印花绢衣,昭陵博物馆的尉迟敬德墓志、微笑仕女图等唐墓壁画,山西博物院的鸳鸯石榴纹金盒以及镇江博物馆的漆金双鸂鶒连瓣纹带盖银盒等,工艺上乘,制作精巧,展品精彩纷呈。

深挖内涵,提升学术高度。当然,文物展览不是“献宝”,博物馆中的文物是古人制造及使用过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世俗意义的宝物、宝藏。策展团队在遴选文物时始终以挖掘展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为首,不唯“吸睛度”论。展厅的第三部分独立展示着一座风化严重的石像,头部缺失,石像基座上有“吐蕃赞普”的题名。此像应为文献记载的吐蕃赞普赤宗弄赞(即松赞干布),是昭陵北司马门内的十四蕃君长相之一。这件石像虽已被历史的风沙磨灭地残破不堪,但依旧难掩它的珍贵性,它无疑是唐太宗友好各国君主奉为天可汗后,和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象征,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见证。

观众视角的强化 一个好的展览不仅要有立意的高度,也要兼顾观众视角,即从视觉层面上让观众切身感受到被理解、关照,从而获得舒适的观展体验。

本次展览除通柜、平柜为主要展陈手段外,额外加入12个独立柜,使观众能够最大限度观赏文物。来自昭陵的两件精美陶俑:彩绘贴金文、武官俑,通体布满繁复、艳丽的花纹纹饰,周身刻画精巧细腻,独立展示可让观众360度全方位地欣赏到文物精细描绘。

此外,最大程度消除文物展示时的视觉死角。例如来自内蒙古博物院的萨珊画像石刻,其正反两面的纹饰都极具代表性,将其立面展示,用支架承托,并于文物后放置一面镜子,让观众能同时欣赏到文物两面精美的纹饰;来自昭陵博物馆的红陶天王俑,团队在其腿后加装了大尺寸镜面,让观众可以舒适地看到天王脚下小鬼的表情。

展览文物安全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和红线,在此次展览中,昭陵博物馆的唐墓壁画和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织锦是需重点保护关注的展品,策展团队为



展览第三部分“万民之王·天可汗”



石刻胡旋舞墓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白陶武士俑 白汉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武官俑 昭陵博物馆藏



《微笑仕女图》 昭陵博物馆藏



尉迟敬德墓志 昭陵博物馆藏



鸳鸯石榴纹金盒 山西博物院藏

此提升了安全展示手段,努力做到让文物在展示中保护、在保护中展示。

展示壁画和织锦的展柜,除保证其温湿度恒定这一基本要求外,还调整其照明为低热量和低紫外线的设备,改造其照明系统,加装“人走灯灭”的感应装置,让壁画和织锦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休息”,使文物以最安全的展示状态面对公众,潜移默化地向公众传递文物保护理念。

展览空间美学

展厅空间营造对展览整体品质具有提升和加持作用。策展团队加入整体展场空间设计环节,与设计师充分沟通,力求展览表达和空间营造相得益彰。在展厅设计绘有唐代建筑线图的长廊,激发第一视觉观感;在色彩运用上,四个主体部分分别以玄、赤、赤黄、绿为主题色,视觉上传达了各异风格特点并呼应主题阐释;展厅内提取唐代殿顶线图、斗拱形制、传统纹饰等元素,营造雍容大气、盛世锦绣的空间效果;开发沉浸式数字场景,“昭陵六骏”以数字艺术投影形式进行展现,传达和营造战场氛围;“梦回大唐”沉浸式数字体验馆通过提取《簪花仕女图》等视觉元素,让观众在美轮美奂的光影中重历大唐盛景;在《职责图》数字投影中,观众可与画卷中的人物互动,丰富展览空间,活跃展览氛围;提取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石刻胡旋舞墓门”胡人纹饰,以二维线条动画形式让墓门上的两位舞者翩翩起舞,鲜活再现了唐代胡旋舞。

此次展览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十五家博物馆通力合作的成果,绝大多数展品来自中小博物馆,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那些沉睡在中小博物馆里的文物,也能“活出”价值,他们同样是中华瑰宝,需要被了解、被欣赏、被研究。

■热点追踪

穿越古今的史诗

——“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

本报记者 甘婷婷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跨越3000年历史,承接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是过渡中国南北地理生态的重要通道。我国古代先民开山凿壁、迎难而上,以无畏之气势跨越千山万壑,穿越秦巴山脉,人工修筑出这一宏大的道路系统,它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书写了世界古代交通史上的光辉一页,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鉴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见证。

为更好地保护好、阐释好蜀道文化,7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指导,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物局、广元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博物院、广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剑阁县人民政府、广元市博物馆联合承办的“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在四川博物院开幕。本次特展联合川陕甘渝“蜀道沿线三省一市”以及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相关文博单位,分为四川博物院主展场和广元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两个分展场,展出至11月3日。

在四川博物院主展场,由三个临展厅组成2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四川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66家单位的蜀道主题相关文物4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88件(套),涵盖青铜器、金银器、玉器、陶瓷、漆器、书画、蜀绣等门类,有故宫博物院藏张宏《蜀道难图卷》,陕西考古博物馆藏铜剑,四川博物院藏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三星堆博物馆藏铜人面具、铜牌饰,宝鸡周原博物院藏三年兴壶、丰尊等精品。

展览聚焦蜀道本体和人文两大主题,分序厅、“蜀道千载 通达四方”“蜀道蜿蜒 巧夺天工”“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三个主体部分以及尾厅“蜀道畅 中华兴”,从自然、人文等维度出发,多角度解读蜀道历史文化。“展览立足蜀道多年的学术研究和蜀道考古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展示了蜀道的开辟与发展历程,诠释蜀道传承千年的工程智慧和生态智慧,解读蜀道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四川博物院副院长、总策展人谢丹介绍道。

自古以来,政治军事、商贸往来离不开道路的畅通,蜀道亦是如此。“蜀道千载 通达四方”以时间为脉络,从道之肇端到元明清,展示了蜀道历史渊源及路线形成历程,以及蜀道沟通南北、道达天下,展现蜀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展示了大量实证南北文化交流交往考古成果,如展览中将二里头遗址和三里堆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玉刀等作对比,将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面像、黄金人面像与陕西汉中等地出土人面形象进行对比,还有殷墟和三里堆遗址出土青铜尊等,相隔万里却身影形似,向观众展现中原文化沿着蜀道进入四川盆地与不同时期蜀道线路上的不同故事,体现蜀道既是军事争夺对象,也是南北民族融合、人口迁移的重要通道,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曾以屏障修建剑门关等历史事件和遗迹介绍。

“蜀道蜿蜒 巧夺天工”展现了蜀道开凿、植树修道,蜀道本体险峻与蜀道生态多样性,以及中国人传承千年的工程智慧和生态智慧。古代先民在崇山峻岭之中克服重重障碍,凿崖修栈、架桥铺石,发明了许多道路修建技术,创造了中国古代筑路奇迹。展厅中通过多媒体投影、动植物标本等还原了秦岭生态场



左:蟠龙纹盖青铜罍 随州市博物馆藏 右:蟠龙纹盖青铜罍 四川博物院藏



第三单元展厅一瞥



铜人头像 三星堆博物馆藏

景,介绍历代如何重视与保护蜀道沿线的柏树林,展现我国古代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理念,直至今日仍被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在“闻香秦巴山”互动展示中,观众能以精油闻香的形式,更直观地感受蜀道沿线的植物和中药材,缔造独特的蜀道记忆。

蜀道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留下了历代文人雅士众多的诗词绘画,留有精美的石窟造像,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带。这里连接起各条丝绸之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古代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商贸大通道。“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展示了蜀道诗词绘画、石窟造像、商贸往来等繁荣景象,展现了蜀道上的风华万象,见证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和包容性。

随着展览开幕,源自蜀道沿线典型植物开发的“蜀道好青松”车载植物香氛等展览主题文创,蜀道研学旅行等各类教育研学活动、联合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造的展览专属快闪微话剧《梦回蜀道》、北门广场银杏林的“趣味蜀道合拍”等众多体验活动也面向公众开放。其中发布的“蜀道金牛——蜀道(金牛道)文物主题游径”,以四川梓潼县、剑阁县、广元市昭化区三地的古蜀道为核心,古道保存完整,文物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完善,囊括了昭化古城、剑门关、剑州古城、七曲山大庙等重要点位,是蜀道系列文物主题游径中的首条规划建设游径。

如今,蜀道不再难,条条道路通达天下,通向辽阔远方。2015年,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今年,“蜀道考古”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其研究成果将全面展示蜀道的独特地位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蜀道是“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文物主题儿童展的策划

以“雷霆(bìng)轟(bèng)——地雷的神奇故事”为例

刘小花 简川

文物信息重构: 在纪念馆领略革命文物的魅力

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对敌作战武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创造性地开展地雷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本次展览的主体文物是各式各样的地雷,包含石雷、铁雷、陶罐雷等。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地雷并不熟悉,如何有效提取革命文物信息,以儿童视角呈现出来是展览首要解决的问题。

革命文物形象——塑造可亲可爱的IP形象。相较于恐龙、动物形态的文物,地雷的颜色、形状、材质难以天然引起儿童的注意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展览策划过程中,策展团队塑造两个卡通IP形象:一个是会做地雷的八路军小战士——“小军军”。这个动漫形象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颇受欢迎的“小军军”形象延伸版。他穿着八路军制服,身上背着小地雷,神情可爱又帅气。另外一个拟人化的地雷形象——“轰轰”。策展团队从核心文物地雷入手,选取了一个较为常见的圆球形铁雷(又称“铁西瓜”)为原型,融入拟人化的面部和动作表情,设计出一个憨态可掬的地雷形象。整个展览以两个活泼可爱的形象为叙事载体,带领孩子们探秘地雷的神奇故事,拉近革命文物与儿童之间的距离。



革命文物内涵——趣味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地雷这一革命文物,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如地雷是怎么做成的?地雷有哪些种类?另外,地雷战是什么?涌现了哪些英雄人物?地雷文物蕴含着怎样的革命精神内涵?这些都是展览中要传递给孩子们的知识和信息。为此,展览打破传统“教科书式”的叙述方式,全部采用故事化的叙事风格。在此基础上确定展览结构、故事内容和语言风格。整个展览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地雷诞生记”,介绍地雷结构、制作和种类;第二部分“地雷震天响”,介绍地雷战的战术和经典战例;第三部分“地雷英雄谱”,选择5位代表性英雄人物,讲述了他们创造性地发明活用地雷、英勇抗战的生动故事。语言风格浅显易懂、活泼有趣,还穿插运

用问答、对话、喊话Slogan、表情包等儿童喜爱的表达方式解读地雷及其背后的文物故事。

多维空间并置: 呈现丰富立体的展览空间

空间设计有助于连接和理解艺术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为契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打造适应儿童需求的展览空间,展览综合运用手绘动画、革命歌曲、地雷战电影、动漫视频、步入式体验场景等多媒体陈展手段,呈现出一个可看、可听、可触、可感的生动展览。

营造沉浸式的观展空间。整个展厅空间入口,运用地雷卡通形象造型,让孩子们仿佛走进了神奇的地雷世界。在版面设计上,整个展览全部采用手绘的形式,以直观生动的画面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展览版面、说明牌的内容风格、造型和字体、色彩,都是根据儿童的身高、年龄、喜好来量身定制。展板可以触摸、移动、翻转,如“地雷诞生记”采用色彩丰富的卡通展板、地雷模型、地雷翻翻看等展项设计,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展览还提取了很多地雷文物元素符号,如地雷的纹饰、地雷的纹饰,提高儿童对革命文物展品等相关信息的理解,为孩子们营造沉浸式的观展空间。

搭建互动体验空间。儿童体验世界主要通过

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来探索并收集信息。为调动儿童的观展兴趣,展览设计了多项互动展项,特别搭建了“诡雷”的互动场景。诡雷是指巧妙设置在敌人可能触动物体上的地雷,如“进门雷”“抽屉雷”“灶台雷”“井台雷”“羊圈雷”“鸡窝雷”等。在这个互动区,小朋友可以寻找房间内布置的地雷模型,听到地雷爆炸的模拟声效。展厅还设置了“地雷拼图”“排雷大作战”互动游戏、“地雷翻翻看”等互动展项,通过“参与”和“融入”,激发孩子们在展览中主动探索。

融入教育活动空间。在展览区域中,策展团队巧妙融入教育空间,如设置在第四展厅的红色观影区,平时播放《地雷战》经典红色电影,在开展社教活动时,又变成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空间,让少年儿童在轻松、愉悦的文化空间中学习了解地雷知识,从而实现科学知识与博物馆还原场景、革命文物三者相结合。 文创展示体验区。在展览空间外,设置了文创区域,向观众展示配套地雷开发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可爱萌萌的地雷盲盒、以“轰轰”形象为元素的数字油画、竹编画、文化衫、便携挂钩等。文创区的设置,不仅实现了展览文化信息的外延和扩展,同时依托革命文物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文物的认同感,满足孩子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 (下转6版)